

近代稀见旧版文献再造丛书

民国 紅學 要籍 汇刊

(影印本)

王振良编

第七卷

李辰冬
太愚
红楼梦研究
红楼梦人物论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第七卷

李辰冬 红楼梦研究
太 愚 红楼梦人物论

近代稀见旧版文献再造丛书

民国
紅學要籍汇刊

(影印本)

王振良 编

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国红学要籍汇刊：全11卷 / 王振良编. — 影印本. — 天津：南开大学出版社，2017.4
(近代稀见旧版文献再造丛书)
ISBN 978-7-310-05342-1

I. ①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红学—研究—中国—民国 IV. ①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31474 号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：刘立松

地址：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：300071

营销部电话：(022)23508339 23500755

营销部传真：(022)23508542 邮购部电话：(022)23502200

*

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210×148毫米 32开本 176.625印张 44插页 8688千字

定价：1360.00元

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，电话：(022)23507125

目 录

- 李辰冬 红楼梦研究 一
太 愚 红楼梦人物论 129

李辰冬《红楼梦研究》

李辰冬，初名振东。河南济源人。一九〇七年生，一九八三年卒。早年就读河南省立临汝第十中学。受父亲影响，苦读古典小说，乃至终生以此为业。一九二四年入燕京大学国文系，一九二八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，一九三四年获文学博士学位。曾执教于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、西安西北师范学院等校。一九四九年赴台湾，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，直至一九七八年退休。另著有《三国、水浒与西游》《文学新论》《陶渊明评论》《尹吉甫生平事迹考》等。

《红楼梦研究》全一册，李辰冬编著。正中书局印行，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沪一版。发行人吴秉常。据《民国时期总书目》，本书一九四二年一月由重庆正中书局初版，收入『文艺丛书』之中。全书凡一一六页。总计五章二十三节。首有作者《自序》。

由于历史的原因，对于李辰冬的古代小说研究成就，大陆学界长期懵懂无知。近年随着《李辰冬古典小说研究论集》的出版，人们才更多地知晓了这位卓识的学者。《红楼梦研究》是作者在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，后经冯友兰先生倡议和审校，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。据说该书一年内六次再版，可见其受欢迎之程度。

李辰冬继王国维《红楼梦评论》之后，利用欧洲现代批评方法，对《红楼梦》做了深刻解读和比较研究。他认为，意大利有但丁的《神曲》，英格兰有莎士比亚的悲剧，西班牙有塞万提斯的《堂·吉珂德》，德国 有哥德的《浮士德》，法兰西有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，俄罗斯有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，而中国唯有《红楼梦》可与这些杰作并驾齐驱，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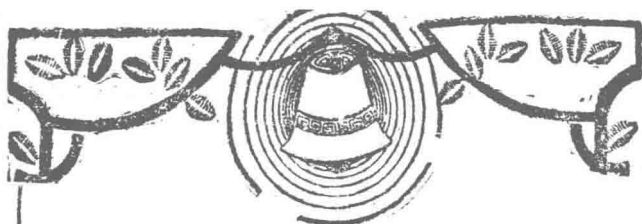
李辰冬 红楼梦研究

文藝叢書

李辰冬編著

紅樓夢研究

正中書局印行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滬一版

紅樓夢研究

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四角

(外埠酌加運費)

| | | | |
|---|---|---|---|
| 發 | 印 | 發 | 編 |
| 行 | 刷 | 行 | 著 |
| 所 | 所 | 人 | 者 |
| 正 | 正 | 吳 | 李 |
| 中 | 中 | 秉 | 辰 |
| 書 | 書 | 常 | 多 |
| 局 | 局 | | |

(1456)

二(-)(林)(型渝)

自序

紅樓夢不成問題是世界的傑作，然曹雪芹沒有歐洲作家那樣的幸運，西歐的著名作家或作品，幾乎都有專著來研究，甚而有用畢生精力去探討一位作家的。我國學者，固然喜愛文學，欣賞文學，但總以文學為雕蟲小技，偶一為之；除自己的創作外，很少批評人家作品的專著。在這種情形下，紅樓夢還是比較幸運。不但模擬它的有十數種，且清代考證學興，此書的影射問題，引起趣味，於是有王夢阮、沈瓶菴合著的紅樓夢索隱，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等，因此又有「紅學」之稱。不過引我們入研究正軌的，始以王國維紅樓夢評論，繼之胡適之先生的紅樓夢考證。這兩篇雖是短短論文，然前者規定了此書的價值，後者決定了作者是誰的爭論。

我們深知要了解像紅樓夢這樣的著述，不是一年兩年的時光，一個兩個人的精力，和一個兩個時代的智慧所能辦到。研究者的眼光不同，它的面目也不同；時代的意識變異，它的精神也變異。最明顯的例，祇以考證論，以王夢阮、沈瓶菴看，賈寶玉是清世祖，黛玉是董鄂妃；以陳康祺、俞樾講，寶玉是納蘭性德，黛玉是性德的妻子；以徐時棟、蔡元培論，此書為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說，可是到了胡適之手裏，寶玉又變成了曹雪芹。考證為

自

序

一

科學工作，是非自有定論，還生這麼多的枝節；價值問題，更是主觀的，更無一定的標準。我們這篇論文的用意，祇在解釋它在世界文學的地位。義大利有丹丁的神曲，英格蘭有莎士比亞的悲劇，西班牙有賽萬提斯的堂·吉阿德，德意志有哥德的浮士德，法蘭西有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，俄羅斯有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，那末我們有那部傑作可與它們並駕齊驅呢？現在試作一個解答，也可說這是試答的開始。

研究方法，全以歐洲第一流批評家研究他們第一流作品的結果，來與紅樓夢作個比較，就是說把他們認為第一流作品必具的條件，看看它是否據有此種特質。提到曹雪芹可與丹丁、莎士比亞、哥德並列，不論中外，定引起許多人的驚異與懷疑。因一部偉著的認識是漸漸地，徐徐地，今天這個在那裏發現了一點偉大，明天那個在那裏發現了一點特性，以不同的眼光，不同的學識，然各個都在那裏發現了新的寶藏，久而久之，這部偉著就在讀者的心裏起了信仰與崇拜。在現在的我國，每部作品尙未單獨地分析，單獨地認識前，且也未做各部作品比較的研究，當然難以承認此刻提到的問題。尤其那些讀了幾部西洋作品的人，對外國作品起了一種盲目的崇拜，對我國作品，反有藐視的趨勢。再如讓歐洲人承認我們所發的問題，更為遙遠的事。因我國文化現處在被征服的地位，他們根本瞧不起，即令有些東方學者對我們的東西感覺興趣。而注意的多係哲學或古董，忽略文學。間有注意文學者，然所介紹的又係二三流作品，如風月傳、平山冷燕之類，三國、水

譯直到近來纔有全部譯文，紅樓夢，德國只有部分的翻譯，英法連部分的也沒有，所以歐洲學者，無法比較，實也無從比較。在這本書裏，並不希望讀者立刻首肯我們的提議，而是提出我們的意見讓大家想想罷了。

這本書裏往往襲用「某某階級意識」字樣，恐讀者將「階級」二字誤會，作一釋明。這裏「階級」二字，祇在示明由經濟關係而產生的某一時代，或某一社會集團而言，絕無其他含義。現在一般人提到「階級意識」時往往聯想到階級鬭爭，在我們看來，階級鬭爭決非歷史演變的條件，且在我國既無階級鬭爭之可能，也無實行此種鬭爭之必要。此點，在拙作文學與青年（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）內詳加陳述。我們每將「階級」與「階級鬭爭」聯在一起，因而「階級」二字成爲危險名詞。其實，這二字恰可形容某些人在社會經濟上的地位，某些作品表現某些社會地位的意識。它們的關係和演變上，如換種眼光看，絕不含任何鬭爭現象，故「階級」二字今仍沿用之。至於本書內片斷地所提到之中國文學史的分期，純由經濟演變而產生的時代意識或社會集團意識爲標準。唯有這種標準纔可看出我們文學演變的痕跡。但此種問題，不屬本書範圍，故祇於必要時，略提數語。在文學與青年中也有詳細的說明。

現在我要感謝與這部研究有關的幾位師友。第一馮友蘭老師，他是第一次讀最初稿的人，這已遠在八、九年前的事，要不經他的指示，此書不會有現在的面目，其次是錢亞新先

自

序

三

紅樓夢研究

四

生，他對定稿會仔細地讀過，並給許多寶貴的意見。他正着手編紅樓夢辭典，望能早日付梓！

最後，我得極悲傷地提到的，是與此部研究有密切關係的我的母親，中國小說裏，她對紅樓夢特別喜愛，對它的故事也特別熟習，加以我的父親也是紅樓夢迷，因此，我的姊妹們沒有一個不愛讀這部小說的，由喜愛而互相講述，由講述而互相辨論，由辨論而有研究的意向，這樣，使我們全家充滿了「紅樓夢」的氣氛。不幸這部研究正要殺青的當兒，她老人家於去年今日在西安逝世，不克目睹此書的問世，言之痛心，謹以此作，獻給她老人家之靈！

民國三十年八月一日序於北碚。

第一章 導言



一 對以往各種考證應有的態度

紅樓夢爲曹雪芹所寫，且一部分材料取於他的家庭，這無疑地成了定論，尤其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」本的發現，更使這種定論成了鐵案。「脂硯齋」據胡適之先生的考證，「大概是曹雪芹的嫡堂弟兄或從堂弟兄，——也許是曹顯或曹順的兒子。「松齋」似是他的表字，「脂硯齋」是他的別號」(註一)。因他與作者這樣的關係，所以評註裏如第十三回寫秦可卿托夢於鳳姐一段上的眉批：「『樹倒猢猻散』之語，言猶在耳，屈指三十五年矣。傷哉！寧不慟殺！」又此回鳳姐尋思寧國府中五大弊，上有眉批：「舊族後輩，受此五病者頗多。余家更甚。三十年前事，見書於三十年後，今(令)余想慟血流盈」(此處疑脫一字)。又第八回賈母送秦鐘一個金魁星，有殊批云：「作者今尚記金魁星之事乎？撫今思昔，腸斷心摧」。諸如此類的例證，使紅樓夢是記曹家事一語，無疑的餘地。我們勿須再費工夫來探討其他關於此書的考證，因它們對了解這部書上沒有多大幫助。

導

言

一

不過，一方面儘可承認這個斷案的確切性，但另一方面以往故事或當代發生的事件，不見得不給曹雪芹一種引意或影響。文學事實，並不完全為歷史事實，作者可以任意增加取舍的。與會是一種有羽翼的東西，不受任何時間與空間的限制，他可以飛到任何時代與地點，祇要它所知道的。例如，許多人相信之紅樓夢是寫納蘭性德的家事一問題，現在儘可在事實上反證這句話的錯誤，但不敢一定說納蘭性德的家事沒有給曹雪芹一種引意或與會。納蘭詞出版於一六七八年（見納蘭飲水詞側帽詞全稿的顧真觀序），其中之情思筆調，與林黛玉之情思筆調又相合；加以曹家與納蘭氏往還甚密（註二），不見得曹雪芹不受納蘭性德的影響。雙芹離開江南時年祇十一二歲，對當時自家之闊綽情形，當然不很記憶，現要在北京創造一個賈（假）府，自不能不參照當代世家的情況。甄（真）府在金陵而賈府在北京，很可以說曹雪芹是以金陵的「真」府作根據，在想像裏創造了一個「假」府。由這個觀點來看，甄寶玉與賈寶玉，甄府與賈府的關係就瞭然了。賈寶玉同我們見面時已經十歲左右，而書裏敘甄寶玉的情形，當係幼童，實即在江南時的曹雪芹。如果把第二回裏賈雨村與冷子興關於甄賈二府的談話詳細一讀，就發現了賈府許多處和甄府相同；甄府有一個寶玉，賈府也有一個寶玉，這個寶玉的性格完全無異（高鶚寫的甄寶玉不在內），甄府女孩的名子皆從男子之名命取，賈府亦然；甄府有幾個好姊妹，賈府的幾個也不錯。因此，可以講曹雪芹把自己家的事，作一個紅樓夢的骨幹；然讀者不要誤會他每個人物，每

個事件，以及每個人物的一舉一動都取之於自家。

小說家的一位人物，並非僅從一位模特兒而來。他不知觀察了十位二十位之後，纔從這些實在的模特兒裏，創造他想像的人物。小說家的理想人物，無不從實際的社會產生，不過作家手段高明與否的區分罷了。他起始觀察時，或者從一個模特兒起，但久而久之，觀察和思索的太多了，反把原始的模特兒忘記。所以創造出來的人物是普遍的，共性的。現在人固然考不出他的人物之模特兒是誰，即令他自己恐怕也難確實指出。正同思想家的思想一樣，在初讀幾部書的當兒，他很可指出那種思想是從那位作家那部作品來的，但日積月累自己有了一貫的主張，且天下事物無不爲他所有的時候，他原來所受的影響，就漸漸消逝了。此其所以最偉大的思想家，最難考證他思想淵源的所在。總之，作者的經驗愈豐富，他的想像力也愈豐富。想像決不是無源的東西，不過愈是偉大的作家，愈難尋找他的根源罷了。曹雪芹不知觀察和思索多少實在的寶玉、黛玉、寶釵、熙鳳、賈政、賈母、襲人、薛蟠，以及一切其他的人物，然後纔產生他理想的人物。現在想指出那一位是實在的誰，真有點做夢，徒勞無益。但我們並非說部部小說都不可能，最低限度想指出曹雪芹的模特兒是誰，這是不可能。他的人物可以附會清初的名人，且也可附會清以前的名人。

自從胡適之先生考出紅樓夢爲曹雪芹作的以後，他下一個結論說此書是作者的「自傳」，於是十數年來大家都認做定論。這定論本不錯。其實不止紅樓夢，一切的小說都是

導

言

三